古今釋疑

古今釋疑卷之十三目錄

安成　楊霖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參閱

寒暑

晝夜

中星

春王正月

分野

古今釋疑卷之十三

合山方中[illegible]

曆法

今之法密於古者。曆是也。蓋自三代。曆無定法。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

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大小餘

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

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

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速留逆。又三十三年。劉

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

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

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蔀紀元。首分度不齊。始總法

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

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郭守敬造授時曆。一以考測為主。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為升降。限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為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

萬分月之八百二十分為一限。凡折為三百三十六限。依垜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遲疾度數。逐時不同。益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弓。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為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為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

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算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為盡。元史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驛儀甫天步眞原曰。今泰西之法更精矣。蓋有數種。中土莫及焉。一曰經星度差。由於黃赤道二極不同心。星繫赤道。而執黃道之部次以求合。故自落下閎以及郭守敬諸名家。測驗無符者。一曰。宮分今古不同。由於黃赤交道西行。自有書契以來。春分日纏

角中。漸西至進賢。又至左執法。於是而執一定之說。遂至寶瓶等十二宮。皆差八度有奇。一曰。月將之差。由於節氣。二者皆太陽行度也。寧有節氣已到。而月將未到者乎。一曰。節氣之差。由於均分平年。太陽行度之有贏縮。定朔於交氣皆用之。過宮之行。豈二十四年除可盡乎。一曰。推步不同。中曆止於勾股割圓。而西分正弦餘弦。切線割線等八法。二者其類不同。粗細亦分。焉能一一符合。一曰。測景不同。中曆測於

二至。西法獨重二分。太陽本輪旣殊。赤黃交極各異。且清蒙差多。焉能在在不爽。一爲交食分數。日食本於月影。月影本於地影。卽如大都之東近海。淸蒙差多。西遠海。淸蒙差少。非一日之贏縮。月之遲疾。可無遺策也。一爲五遲緯度。經度如二儀之朔望。緯度如三儀之交蝕。卽如太陰犯昴。太陰犯土之類。每九年一次。十二月多然。此天地之情也。偶爾目力所及。晴陰互異。豈遂得眞耶。天道十年一變。實無時不變也。

今大統本於授時。授時本於大明。千二百餘年於此矣。焉得無差。而西曆於萬曆癸丑方經欽定。崇禎戊辰。尚多測改。其疎密可知也。至於五星。則自張氏至今。千餘年。人未問及。測步不合。委之失行。何以西曆推其經緯。更真於日月耶。故曰今之法。密於古也。

歲差

歲差者何。黃道積差也。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運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卽歲差之由。嘗考堯時冬至。初昏昴中。日在虛七度。呂不韋月令。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漢元和三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晉大元九年。在斗十七度。宋元

嘉十年在斗十四度唐開元十二年在斗九度半宋改統天曆在斗二度元改授時曆退在箕十度至明洪武甲子在箕七度嘉靖三年冬至初昏室中日在箕三度萬曆四十年在箕三度十九分十九秒起堯甲辰至於今計年凡三千九百有奇度之差已五十餘矣自漢鄧平改曆洛下閎謂百年後當差一度漢末劉洪作乾象曆有歲餘之法晉虞喜始以天爲天歲爲歲立差以追其變而算之以五十年退一度然

夫之太過後何承天倍增其數約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劉焯折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又劉炫謂四十五年梁虞鄺謂百八十六年祖冲之謂百八十三年唐僧一行大衍曆則八十三年宋統天曆則六十七年然皆未甚密惟元郭守敬及許衡王恂輩測景驗氣減周歲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强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

度定爲歲差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又推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凡四十九事而不合者僅十事可謂密矣洪武中元統大統曆雖不用消長之法而積分猶仍授時之制也然行之已久亦不能無差如正統十四年己巳朔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十三年朔日食曆官所報分秒起復數俱不相合履丙申遊吳會問於朱公康流公曰歲差一

法。古來多寡不等。授時置上下消長之法。可謂當已乃亦不能盡合。其法曰。上推百年長一。下推百年消一。以推今日測之晷影。冬至先天約二十刻矣。所以然者。元之時爲極消。上推固應百年長一。下推亦應百年長一。自元迄今。三百餘年。應益三分。西洋法則定以六十年八閱月而差一度。履按歲差之法亦多矣。然皆不能久而無差。由諸家不知歲差不可定也。其故何哉。葢經星常移。次舍無準。古今宿度。分數不

一安可執一定之法以算之哉故隨時測驗以求合於天此爲至常爾百年之中所差無幾猶可知也久則差積不可攷矣可見曆無數百年不改者但改者曆元而曆法固不必改也

曆不容不改

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歐陽修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曆。故由古迄今。造曆者無慮數十家。終不能保其曆之不改者。曆法之不容不改。非盡術之疎闊也。以今考之。自黃帝迄秦末。凡六改。漢凡五改。魏文迄隋末。凡十三改。唐高祖迄周末。凡十六改。宋凡十八改。金熙宗迄元末。凡三改。一曆之改。廣集衆見。思無遺法。立其永久無變。然

行之輙差。蓋天運星行。動體也。其行度疾徐。或過不及。自是不齊。曆家步算。乃欲法爾。安得與天相符。朱子則曰。今之造曆者。無定法。所以多差。竊謂合朔可定。氣必不可定。卽氣朔可定。歲差必不可定。氣之盈也。每月多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使天行所差止此。則歲差可不設矣。歲差之辨。以冬至日纏赤道之度。爲之準驗。大較每年差一分五十秒。然使所差止此。則太初三統。雖奉行至今。可矣。漢及元。卒至於六

十餘改者。何歟華湘曰。一定之法。豈可拘執。況法亦自有權宜者。如定歲之法。四期餘一日之數。分於四期。則二至之定。每疑於絲忽之間。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定日之法。一日變爲九百四十晝者。以氣朔有不齊之數。難分也。每月三十日。而二氣盈四百一十一晝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晝。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illegible]四百四十一晝之前後以爲朓朒。故定朔每疑於一晝之間。要亦須酌量以定。無常

準者如日月交食之法時刻分秒最為精微其至半秒難分之處亦須[illegible][illegible]以定無常準焉夫至之絲忽朔之一晝食之半秒積之歲久則皆差失不合原算矣以天道不齊之動加以歲久必差之法欲守一定之算夫安可得由此觀之曆烏得不改哉屢按天行必不可齊則曆法必不可定惟有隨時測驗求合於天日纏月離有差即改並歲差之數竟可以不立矣前人未知此理欲求無弊其可得乎舉歸於法之疏

筮。則非矣。

曆元

自黃帝以來。造曆者莫不有元。黃帝用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商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承泰初用乙卯。泰用顓頊曆也。武帝太初曆用丁丑。史記作甲寅。章帝四分曆用庚申。蓋曆家必推其元之所起。以爲積算之紀綱。故太初曆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夜半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爲一元。四分曆以四千五百六十歲。至朔同在甲子年。爲一元。他

如三統上元則十四萬三千歲見漢志乾象元法則七千三百七十八年乙巳元法則九萬七千一年晉武帝太始中劉智造通曆甲子元法推開闢之始亦九萬七十年晉王朔之三紀甲子元法亦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一年蔡邕張賓甲子元法積四百萬餘算劉焯甲子元法積一百萬餘算一行曆本議積算五千萬億歲履按諸家起曆必欲遠推開闢取合前曆以爲上元可謂迂矣且開闢以來依皇甫謐徐整司馬貞所紀安得九萬

餘年。況數百萬億乎。邵子大元。僅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而張實等積算。不啻數十倍。然歟否歟。夫元者。不過因曆久必改。改則以此年爲首。所謂日月閏積之數。皆自此始爾。更曆更表。何年不可以爲元乎。故唐傅仁均。即以武德戊寅爲元。石晉馬重績。即以天寶乙未爲元。元郭守敬。即以至元辛巳爲元。而元統即以洪武甲子爲元。今則即以萬曆癸丑爲元。豈必如班志所云。日月合璧。五星連珠乎。豈必如范志所云。

甲子之年。至朔同日乎。還復故曆。庸有之矣。況非曆家所能限以年數也。蓋曆久自差。不得不然。是故太初以來諸曆。或百餘年而差。或數十年而差。或一二年即差。何嘗及所算之一元乎。夫欽天授時。只在七政交會行度無失。元不必遠推其始。亦不可逆定其終。此崇禎曆書。所以惟推二百年恒表。而隨時考測。隨時修改。可謂當矣。

閏月

蔡九峯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行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

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黄瑞節

曰。曆家以一日爲九百四十分。據當時之四分曆法也。所謂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是一日內二百三十五分也。所謂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者。一會餘四百九十九。十二會共得五千九百八十八也。所謂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者。如算日之法。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也。得六者。得六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者。將餘分五千九百八十八除之。六日外。猶餘三百四十八分也。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

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與天會。是一歲日行多五日。又五百三十五分廿。月行積三百五十六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爲十二會。是一歲而月行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也。將日行所多五日又五百三十五分。合月行所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通得十日又八百二十七分。一歲之閏率也。三歲一閏。合三歲之間。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三十二日又六百單一分也。五歲再閏。合五歲之間。日行所多。月行

所少通得五十四日又三百七十五分也十九歲七閏合十九歲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整日一百九十又每歲餘分八百二十七十九年共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十六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一百九十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凡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爲一月恰好是七閏月之數所謂氣朔分齊者十九年合氣盈朔虛得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

分也。七閏月亦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此所謂氣朔分齊。而冬至定在十一月朔。是爲至朔同日乃一章也。履按置閏之法。大約經三十三月左右。則氣盈朔虛之數。積及二十九日有奇。乃合一閏。前閏距後閏亦必三十三月左右。今蔡氏拘於繫辭五歲再閏之文。僅滿五十四日有奇。便置兩閏。安有此理。而書傳旁通。及纂說。乃云五年再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月。以終

置閏。此不通甚矣。夫閏者。天然恰好。當在此置。豈人所可移前移後。强置之所不當置之月乎。況閏月必觀中氣所在。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乃爲閏月。若强借下年之日。則所閏之月。固不能無中氣矣。蓋五歲再閏。必前閏在正月至四月。故閏一年。便滿三十三月。若前閏在五月至十二月。須閏二年。方滿三十三月。必六年而後再閏。所謂五歲者。舉其槩爾。十九年七閏。則定數也。仲兄曰。五歲再閏者。

言前閏去後閏。或間兩年。或間三年。葢五歲之中。有兩歲閏。非自積閏之年數起也。

寒暑

寒暑者。以日行遠近。而地氣因之。天固未嘗有寒暑也。蓋周天縱橫。皆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北極爲天樞。與南極相距。一百八十二度半强。赤道帶天體之紘。距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强。太陽躔路。名爲黃道。黃道斜絡於赤道。半出赤道內。半出赤道外。遠止二十三度半。冬至日躔黃道。距北極一百一十五度有奇。在赤道外二十三度太强。是謂南陸。夏至日躔黃道。距

北極六十七度有奇在赤道內二十三度太強。是謂北陸。春秋二分、日躔距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乃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也。以中國地平論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則中國在赤道之北。故日行南陸則寒。日行北陸則暑。皆由地氣去日遠近故也。先中丞公曰、天下寒暑。日影五截、赤道下四時皆燠。二分為甚。二至稍減、二分立表、日中無影。一年兩春兩夏。兩秋兩冬。草木一歲。再榮再枯、故自赤道

南北。各二十三度半之域。立表每歲東西南北。日影俱到也。日行南北之下。其地每歲一極寒。一極暑。而正相反。履按廣東肇慶府。夏至日中。立表無影。正當北陸下也。肇慶而北。雖日行北陸。見日猶在南也。肇慶南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是爲南陸下。過此二界。則黃道之所不至。日不經天頂過矣。其地四時皆寒。周圍皆有日影。而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草木朝生暮死。履按周髀日。春分至秋分。日內近極。極下常有光。秋分至春分。日外遠極。極下常無光。趙君卿注日。北辰之下。春分至秋分。六月見日爲晝。此後六月不見日爲夜。又按隋志言北方有煑羊胛而天明者。正將近北極下之地也。故

惟黃道與南北二極之中間冲和之氣鍾焉自距赤道十九度至四十二度正當其處此外皆偏氣矣或曰以地氣去日遠近乃分寒暑然矣然夏至之日日行最近夏至之後日行漸遠迨五月時極熱而六月大暑何也且六月日躔之遠近與四月日躔之遠近固無異也何以四月又不甚熱履按暑日午後熱於午前可以推矣蓋日近地久則熱愈甚日遠地久則冷愈甚故六月大暑猶之十二月大寒也

晝夜

天無晝夜。而人有晝夜者。因以地形撍日。故日出爲晝。日入爲夜。而日一日繞地一周。天下國土。又非同時出入也。東方先見。西方後見。東西相去七千五百里。則東西差一時。每時日行三十度。則兩處相違三十度。在天一度。爲地二百五十里。故七千五百里差一時。相去四萬五千里。則東方爲子時。西方爲午時。地周九萬里。半其數。則相爲對衝。而晝夜反。是普天之下。時時晝時時夜也明矣。至晝夜之有長短。由於黃道之有舒

縮。就中國言之。地平處於赤道北。日行近北。則晝長夜短。日行近南。則晝短夜長。故冬至日出辰初初刻。入申正三刻。小寒出辰初初刻。入申正三刻。大雪同。大寒出辰初初刻。入申正四刻。小雪同。立春出卯正三刻。入酉初初刻。立冬同。雨水出卯正二刻。入酉初一刻。霜降同。驚蟄出卯正一刻。入酉初三刻。寒露同。春分出卯初三刻。入酉正初刻。秋分同。清明出卯初二刻。入酉正一刻。白露同。穀雨出卯初一刻。入酉正二刻。處暑同。立夏出

卯初初刻。入酉正三刻。立秋同。小滿出寅正四刻。入戌初初刻。大暑同。芒種出寅正二刻。入戌初初刻。小暑同。夏至出寅正三刻。入戌初三刻。此亦就中國之中言之。各省之時刻。固不一也。如京師冬至。郭守敬測得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日出辰初二刻。入申正二刻。洪武間。南京測得冬至晝四十一刻。夜五十九刻。日出辰初初刻。入申正四刻。今西法分日爲九十六刻。每刻十五分。舊法每時八刻。子午二時各十刻。每刻十分。西法子午二時亦止八刻。增十分爲十五分。測得京師冬至晝三

十五刻十一分。夜六十刻四分。日出辰初二刻二分。入申正一刻十三分。山西晝三十七刻九分。夜五十八刻六分。日出辰初一刻四分。入申正二刻十一分。山東晝三十八刻二分。夜五十七刻十三分。日出辰初初刻十四分。入申正三刻一分。河南陝西晝三十八刻十四分。夜五十七刻一分。日出辰初初刻八分。入申正三刻七分。江南晝三十九刻九分。夜五十六刻六分。日出辰初初刻三分。入申正三刻十二分。湖廣晝三十九刻十三分。夜五十六刻二分。日出辰初初刻一分。入申正三刻十四分。浙江四川晝四十刻四分。夜五十五刻

十一分。日出卯正三刻十三分。入酉初初刻二分。江西晝四十刻八分夜五十五刻七分。日出卯正三刻十一分。入酉初初刻四分。福建廣西晝四十一刻三分。夜五十四刻十二分。日出卯正三刻六分。入酉初初刻九分。貴州晝四十一刻十一分。夜五十四刻四分。日出卯正三刻二分。入酉初初刻十三分。雲南晝四十二刻。夜五十四刻。日出卯正三刻入酉初一刻。廣東晝四十二刻四分。夜五十三刻十一分。日出卯正二刻十三分。入酉初一刻二分。蓋依各省見北極之高低。而推。日出入之遲早。見極高。則去日遠。故日出遲。見極

低則去月近故日出早也京師北極出地四十度廣東北極出地二十度故京師冬至日出辰入申而廣東則出卯入酉或疑堯典日永日短蔡氏傳云日永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日短晝四十刻夜六十刻與授時曆不合此正由地有去日遠近之故也蔡氏據宋都而言授時據元都而言爾

中星　一

中星者。日初昏時。南方正中之星也。中星無刻無之特白日不見。他時無準。惟於節氣初昏之時。候之正午之位爲便爾。堯典仲春星鳥。仲夏星火。仲秋星虛。仲冬星昴。蓋二分二至。昏之中星也。永嘉鄭氏曰。二十八宿。環列於四方。隨天而西轉。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宿也。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宿也。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宿也。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宿也。四方雖

有定星。而星無定位。各以時見於南方。天傾西北。故北極居天之中。而在天北。二十八宿。常半隱半見。日東行歷二十八宿。故隱見各有時。必於南方考之。仲春之月。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鳥復轉而南。循環無窮。此堯典考中星以正四

時之法也。孔穎達曰。虛昴以宿言。星鳥以象言。星火以次言。文不同者。互相通也。履按一象凡七宿。一次凡二三宿。豈有秋冬的指一星。而春夏泛指一象一次之理。蓋鳥柳宿也。爾雅云。鳥咮謂之柳。史記云。柳為鳥注。張守節曰。柳八星為朱鳥。是鳥為柳明矣。火。心宿也。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心。是火為心明矣。

履按堯典中星。惟舉四仲。呂氏月令則十二月備舉之。且患井斗度濶。而別舉弧建。堯典惟求之初昏。月令則并求之旦。而必考日行所在。以見中星去日遠近之變。可謂詳矣。然以四仲昏中考之。春昏弧中。夏昏亢中。秋昏牛中。冬昏壁中。則與堯典

不同。鄭氏曰。月令舉月本也。唐孔氏曰。月令十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其昏旦中星。亦皆如此。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昏早見而旦晚沒。暗者昏晚見而旦早沒。所以中星但舉大略。長樂陳氏亦曰。月令中星。或舉朔氣。或舉中氣。夾漈鄭氏曰。堯典以午爲中。月令以未爲中。此皆強解也。宋之冬至。昏中亦在壁。又何以解耶。三山林氏。朱子。蔡氏。乃取歲差之說以釋之。履按李肇國史補曰。知歲差之法。

則古今中星之不同可坐而判葢日躔於一歲之間行周天度未徧餘分而日已至故今歲日躔在冬至者視去歲冬至之日躔常有不及之分是以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黃道且異漢志載黃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晉志謂黃道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强南至斗二十一度北至井二十五度唐志則云春分交奎五度多秋分交軫十四度少南至斗十度北至井十三度昏中安得如初乎自堯甲子至秦莊襄王元年凡二千二十八年堯典月令之不同也固宜今之中星又與月令異矣須

知星本動移。距度自改。尚不獨歲差之故。今之冬至。中星已在室中。安知數千年後。不至於危虛乎。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之說盈庭矣。漢孔安國、鄭康成謂周人改時與月。宋胡康侯謂夫子以夏時冠周月。程伊川、朱晦菴則謂改月而不改時。獨蔡九峰謂不改時亦不改月。至於元吳仲迂、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穎、汪克寬輩、則又遠宗漢儒、力詆蔡氏。而趙汸、熊朋來、王陽明、咸宗之。按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孔氏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

正為四時之首也。鄭氏箋詩。維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屢揆之不可為春。寒之不可為煖。固不待辨而明矣。若改時與月。則四時反逆矣。孔鄭之說。然乎否乎。春秋元年春王正月。胡傳曰。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

哉。聖人語顏回以爲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履按夫子作春秋所以誅亂賊。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乃首改周之正朔。則議禮制度。自巳出矣。其何以服天下。胡氏之說。然乎否乎。程伊川曰。正月非春也。假天時

以立義爾朱子曰文定言夫子以夏時冠周月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乃孔子改作春正月未敢信也據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爲其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云七八月之間旱必是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必是今之九月十月葢古人只是寒時造橋若眞是十一月十二月寒時已過何用更造橋乎是周人改月明矣但天時不可改故書云秋

大撚未獲以此此者之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蔵按不改時而改月則夫子當書冬王正月何云春王正月程朱之說然乎否乎蔡氏曰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班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爲首也周

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酈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爲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

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爲建酉月矣安在其爲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則以十二月爲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政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於亳蓋祠告復政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秦誓惟十有三年春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武成惟一月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

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朔。故曰一月也。由蔡氏之說觀之。改時月乎不改時月乎。而仲迂等詆之者。不過引春秋所書災異及左氏之文而已。彼蓋以為經書春正月無冰。桓十四年。二月無冰。成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定元年。之類。必于丑月無冰。酉月隕霜。乃為異也。若夏時。則十月且無菽矣。何為乎書。且僖五年正月日南至。若正月仍是建寅。何有冬至也。昭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

分而陽猶不克。謂過春分也。昭十八年。火始昏見。心爲大火。見以辰月。伏以戌月者也。梓愼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其明徵也。又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狩於郎。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此所謂春。非冬而何。定十三年夏。大蒐於比蒲。昭十一年五月。大蒐於比蒲。此所謂夏。非春而何。愚按詩書周禮。莫非寅月起數。獨春秋改時改月乎。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必酉戌之月。然

後可謂大熱若仲夏季夏爲秋何以謂之大熱乎穆王命尹牙曰若蹈虎尾涉於春冰必東風解凍然後冰不可涉若仲冬季冬爲春何冰之不可涉乎若詩之與夏正合者豳風是已且不獨豳風爲然出車之詩曰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如仲冬季冬爲春何以見草木之榮乎四月之詩曰秋日淒淒百卉具腓如仲夏季夏爲秋何以見草木之瘁乎又臣工章曰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夫牟麥將熟則

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小明章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乃大夫西征之日也。其後作詩。則曰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如以十二月爲二月。何以謂日月之燠乎。說者曰。豳爲夏之列國。故周公述先公豳俗之事。必以夏正爲言。借使豳風爲然。何故他詩之言時月者。亦皆從夏正乎。呂東萊云。豳風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爾。朱子取之。愚按十月改歲者。蓋以建子之月。又將頒朔。故曰改歲其云二之日卒歲者。乃春夏秋冬一年之終也。益證改正朔而不改月矣。豈有三正迭用之理乎。張敷言曰。周雖建子必其朝覲聘問頒朔改時。凡筆之史册者。即用時王正月月數。至民俗歲時相與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史伯璿曰。詩爲咏歌之詞。多以寅月起

數。正張氏所謂民俗話言也。然則出車之勞還師。臣工之戒農官。是果民俗話言乎。周禮則全乎夏正矣。如凌人十二月斬冰。與詩言二之日伐冰相合。若以十二月爲十月。則安得有冰乎。內宰中春始蠶。若以中春爲中冬。則安得有蠶乎。大司樂冬日至禮天神。夏日至禮地示。馮相氏冬夏致日。非夏正之冬夏乎。薙氏春令爲阱擭溝瀆。秋令塞阱杜擭。籥章中春晝逆暑。中秋夜迎寒。非夏正之春秋乎。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非夏正之冬夏乎。汪克寬曰周禮

凡言正月指子月歲終指丑月正歲指寅月州長正月屬民讀法正歲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月爲正月不當又有正歲也周洪謨曰如周既以子月爲正月則明年之亥月方爲歲終何遽以次月之建丑者爲歲終哉既以寅月爲正歲則子月方讀法而寅月又何遽讀法如初哉蓋正月指寅月言歲終指亥月言正歲指新歲言周禮每以正月歲終正歲爲序蓋正月既舉其事歲終則會其成而來歲復舉之如初故州長於正月屬民讀法歲終會其政令正歲讀法如初言來歲之正月又讀法如今歲之正月不曰正月而曰正歲者以上文正月爲嫌故別而言之履按天官正月之吉如和布治於邦國都鄙若子月安得言和則正月爲寅月明矣小司寇孟冬祀司民歲終訂獄獘訟正歲觀刑象先言孟冬次言歲終後言正歲則正歲爲寅月又明矣見聖編曰周有兩正月一是周正月謂子月也當讀去聲一

是春正月、謂寅月也。當讀平聲。此反穿鑿。卽孟子之七八月、正申酉月。秋不需雨。十一月十二月、正子丑月。三冬興役、則時月之未嘗改。亦已確然、豈有春秋獨改時月之理哉。且夫改正朔、所以行典禮、而周禮乃周初王室典禮之書。其尊本朝、反不若末年諸侯之史乎、而謂魯國之史不遵周公之書乎。且春秋亦無明文、謂改時月也。春正月日南至諸說、皆出於左傳爾。依鄭漁仲郝京山考之、左傳乃後人之筆、安知非附會耶。如春正月

日南至謂是建子月。猶之可也。而耶二十年二月日南至。若以二月爲丑月。丑月安得日南至乎。且既曰春秋之法。書異不書常。二百四十二年皆春至也。則亦常事爾。左氏何獨於二公一二見乎。或云。小戴記孟獻子亦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夫小戴記愈不足信。信小戴記。何又不信月令乎。嘗觀鄭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蓋褕冬寒日可愛。夏暑日可畏。此亦

左氏之文何以忽從夏時乎自相牴牾可知也皆附會矣至於經書正月二月無冰亦不足爲改月之證按周人以十月鑿冰正月納冰二月發冰今正月無冰若以爲十一月則十一月無冰而十二月有焉亦又何害是十一月之無冰固不足書要之正月無冰者言納冰之月無冰可納二月無冰者言發冰之月無冰可發皆紀氣之燠也若必以正月爲十一月當冰無冰紀異而書則成十六年正月雨木冰當冰而

冰矣何以又書乎經又書十月隕霜殺菽說者以爲十月無菽故知是酉月按七月之詩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十月果無菽乎又小明之詩曰歲聿云暮采蕭穫菽歲暮尚有菽況十月乎即使改月稱亥月爲歲暮則正夏之十月有菽也必謂經之十月爲八月然則八月可云歲暮乎蓋十月之霜不爲異而殺菽則異也僖三十三年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一以當殺不殺一以不當殺而殺

故書爾若據大司馬田獵定名以覘春秋所書尤不足爲攷月之證謝者但引其可通者而不敢引其不可通者春秋書狩者四書蒐者五桓哀春狩既以爲冬矣則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於河陽莊四年冬狩於禚者又當皆爲秋也是冬狩之果有定名乎昭定夏蒐既以爲春矣則昭八年秋蒐於紅二十二年春蒐於昌間定十四年秋蒐於比蒲者又當爲夏與冬也是春蒐之果有定名乎又按家語言周之郊以日

至。啓蟄之月。則又祈穀。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也。故春秋書郊多正月。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是以孟獻子曰。啟蟄而郊。郊而後畊。若改月。則正月卽日至之郊矣。何夫子云魯無冬郊之事耶。於是知春秋竝未改時改月。與詩書周禮相同。徒左氏附會後人牽合而已。只疑行夏之時一語。遂有三正之說。豈知行夏之時。謂行夏之正朔乎哉。王莽魏明帝常建丑。皆謬改月。武曌肅宗常建子。然武氏改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春正月爲一月。亦不能以子月起數。以易四時也。

分野

通典曰。國之分野。上配天象。始於周季。然按周禮已言之。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不獨左傳國語也。左傳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國語伶州鳩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蓋至漢志而始備。晉天文志曰。班固取三統曆。十二次配十二野。其言最詳。又有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而晉志與陳卓皇甫謐之說同。皆本於班固。但漢書律曆志。分次未分野。天文地理志。分野未

分次。晉志惟依其分次。而分野不無異同。按晉志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爲壽星。於辰在辰。鄭之分野。屬兗州。費直起軫七度。蔡邕起軫六度。漢天文志。角亢氐兗州。地理志。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鄭之分野。與韓同分。晉志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於辰在卯。宋之分野。屬豫州。費起亢十一度。蔡起亢八度。漢天文志。房心豫州。地理志。宋地房心之分。晉志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於辰在寅。燕之分野。屬幽州。費起尾九度。蔡起尾四度。漢天文志。尾

箕幽州。地理志。自危四度。至斗十六度。燕之分。晉志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屬揚州。費起斗十度。蔡起斗六度。漢天文志。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地理志。吳斗分。粵牛女分。晉志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玄枵。於辰在子。齊之分野。屬青州。費起女六度。蔡起女二度。皇甫謐至危十六度。漢天文志。虛危青州。地理志。齊虛危之分。晉志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爲娵訾。於辰在亥。衛之分野。屬幷州。費起危十四度。蔡起危十度。皇甫起危十七度。次日豕韋。

漢天文志。營室東壁并州。地理志衞室壁之分。晉志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爲降婁。於辰在戌。魯之分野。屬徐州。費起奎二度。蔡起奎八度。漢天文志奎婁胃徐州。地理志魯奎婁之分。晉志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爲大梁。於辰在酉。趙之分野。屬冀州。費起婁十度。蔡起胃一度。漢天文志昴畢冀州。地理志趙昴畢之分。晉志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爲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屬益州。費起畢九度。蔡起畢六度。皇甫晉魏分。漢天文志觜觿參益州。地理志魏觜參

之分晉志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爲鶉首於辰在未秦之分野屬雍州費起井十二度蔡起井十度漢天文志東輿鬼雍州地理志自井十度至柳三度秦之分晉志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爲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屬三河費起柳五度蔡起柳三度皇甫至張十七度漢天文志柳七星張三河地理志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周之分晉志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爲鶉尾於辰在巳楚之分野屬荆州費起張十三度蔡起張十二度皇甫起張十八度漢天文志翼軫荆州

地理志。楚翼軫之分。而州郡躔次。則陳阜。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云。角亢氐鄭兖州東郡入角一度。東平任城山陰入角六度。泰山入角十二度。濟北陳留入亢五度。濟陰入氐一度。東平入氐七度。房心宋豫州。潁川入房一度。汝南入房二度。沛郡入房四度。梁國入房五度。淮陽入心一度。魯國入心三度。楚國入房四度。尾箕燕幽州。涼州入箕中十度。上谷入尾一度。漁陽入尾三度。右北平入尾七度。

西河上郡北地遼西東入尾十度。涿郡入尾十六度。渤海入箕一度。樂浪入箕三度。玄菟入箕六度。廣陽入箕九度。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九江入斗一度。盧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虛危齊青州。齊國入虛六度。北海入虛九度。濟南入危一度。樂安入危四度。東萊入危九度。平原入危十一度。菑川入危十四度。營室東

壁衛并州安定入營室一度天水入營室八度隴西入營室四度酒泉入營室十一度張掖入營室十二度武都入東壁一度金城入東壁四度武威入東壁六度燉煌入東壁八度奎婁胃魯徐州東海入奎一度琅琊入奎六度高密入婁一度城陽入婁九度膠東入胃一度昴畢趙冀州魏郡入昴一度鉅鹿入昴三度常山入昴五度廣平入昴七度中山入昴一度清河入昴九度信都入畢三度趙郡入畢八度安平

入畢四度。河間入畢十度。眞定入畢十三度。觜參魏益州。廣漢入觜一度。越巂入觜三度。蜀郡入觜一度。犍爲入參三度。牂牁入參五度。巴郡入參八度。漢中入參九度。益州入參七度。東井輿鬼秦雍州。雲中入東井一度。定襄入東井八度。鴈門入東井十六度。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上黨入輿鬼二度。柳七星張周三輔。弘農入柳一度。河南入七星三度。河東入張一度。河內入張九度。翼軫楚荆

州。南陽入翼六度。南郡入翼十度。江夏入翼十二度。零陵入軫十一度。桂陽入軫六度。武陵入軫十度。長沙入軫十六度。唐一行曰。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又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爲周分。則疆埸舛矣。七國之初。天下地形。雌韓而雄魏。魏皆綿亘數州。多者或至十餘宿。其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于輿鬼。方戰

國未滅時。星家之言屢有明效。今則同在畿甸之中矣。而或者猶據漢書地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又古之辰次與節氣相係。各據當時曆數。與歲差遷徙不同。一行乃據天下山河以爲兩戒。上觀雲漢之始終。斗杓之內外。以定分星之次。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以度數紀之。著其分野。詳唐天文志。鄭樵王應麟取之。而蘇伯衡非之。劉文成分野秘傳。則仍晉志。通雅曰。余每求其說而難通。夫天

常運而不息。地一成而無變。以至動求合至靜。未易以齊。此其難通者一也。若以爲形象所主。必有相當氣類之應。乃出自然。不應各有入度之限。況帝王世紀云。天之一度。當地之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則天大而地小。尤礙脗合。此其難通者二也。且以輿地言之。閩粵交廣。東通吳會。謂之揚州。實當中國之半。而分星所屬止此。又地廣而天狹矣。此其難通者三也。嘗讀隋志。見載南極老人星下。尚有大星無數。此已明

矣。利瑪竇爲兩圖。一載中國所嘗見者。一載中國所未見者。天河自井接尾箕。盡垓埏萬方。而分度界之。眞可謂決從古之疑。一行兩戒之論。辨若懸河。以今道之。皆妄臆爾。未見之星。如海石火鳥。金魚小斗。日滿剌加星者。滿剌加國始見也。周易時論曰。嘗考地球之說。如豆在脬。吹氣則豆正在中。此其理也。然未言其如瓜。有蒂臍。而赤道之腰。分南北東西。與二極爲六合矩也。卵伏必分上下。圓物水浮絲懸。便自定分。三輪五線。証知中國當胸。西乾

當左乳。中土以卦策定禮樂表，性命。治教之大成。獨為明備中正。豈偶然乎。當北極之下者。無用之地也。黃道之下。人靈物盛。而中國在腰輪之南。天地人相應。其幾自應地勢符天。全地應之一方之地亦應之可以平列。卽可以環列。古人因民之所知而列之。惜今無神明者。不能重定中土之分野。而猶守李淳風之志。更今郡縣名爾。履按分野者。所以占地於天。亦必天應乎地而始驗。夫青州在東。而玄枵在北。雍州

在西而鶉首在南揚州在南而星紀在北冀州在北
而大梁在西東西南北往往相反是次與地不應矣
又安定天水本非衞地而列於衞鴈門代郡本非秦
地而列於秦晉志可從否耶況二十八宿一日移一
度一月移一次角亢氐屬兗州有時屬豫州尾箕屬
幽州有時屬冀州安得執常移之星以占不改之地
乎但當以各地各時頂輸一帶之星占之庶幾驗矣
蓋星之逆犯天道自然星之變形變色乃地氣映之

爾。

古今釋疑卷之十三終